



无界散文

时光里

苗保先·著

散文界

+

时光里

苗保先·著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时光里 / 苗保先著. — 太原:北岳文艺出版社,2016.8

ISBN 978-7-5378-4869-5

I. ①时… II. ①苗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83195 号

书 名: 时光里

著 者: 苗保先

责任编辑: 贾晋仁

助理编辑: 畅 浩

书籍设计: 张永文

出版发行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

邮 编: 030012

电 话: 0351-5628696 (发行部)

0351-5628688 (总编办)

0351-5628697 (编辑室)

传 真: 0351-5628680

网 址: <http://www.bywy.com>

E - mail: bywycbs@163.com

经 销 商: 新华书店

承 印 者: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字 数: 268 千字

印 张: 19.5

版 次: 2016 年 8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8 月 山西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78-4869-5

定 价: 35.80 元

目 录

故乡情

苗家凹	/ 003
回到程村	/ 010
回家	/ 012
母亲的最后时光	/ 014
那山 那庙 那人	/ 018

五味人生

婚房	/ 025
买车	/ 028
停电	/ 031
喝茶	/ 033
腊八的温暖	/ 036
年的味道	/ 039
“酒仙”赵勇	/ 042

婆婆的生日	/ 046
杏花开了	/ 049
又是一年秋风起	/ 051
我和《心湖云影》	/ 056
在医科大	/ 060
生活的滋味	/ 089
寂寥小院暖暖情	/ 095
我和《汾州乡情》	/ 097
半日偶遇	/ 100
想起女子合唱团	/ 103
慢走轻弹做红娘	/ 107
风雨醋园行	/ 112
竹篮里的鸡蛋半个黄	/ 119

漫画女人

不会撒娇的女人	/ 125
抽烟的女人	/ 129
走在街上的女人	/ 132
说闲话的女人	/ 135

汾阳女人	/ 138
离职女人的一天	/ 141
女人为谁而痛	/ 147
幽会在黄昏	/ 151
冷夜	/ 155
隐情	/ 166

在水边

晚钓	/ 193
醉钓	/ 195
雨钓端午节	/ 197
游钓滹沱河	/ 200
湖畔一日	/ 206
随钓云竹湖	/ 213

网事

一夜孽情	/ 219
资深博主	/ 224

微信里的情人节

/ 227

远远近近

秋日独访文峰塔

/ 233

城南十里是孝义

/ 237

作客桃花洞

/ 241

桃花开了

/ 245

游走南垣寨

/ 247

那一场晚春雪

/ 250

走在乡间

/ 252

袖珍公园

/ 258

闲笔写夏

/ 261

浮光掠影看世博

/ 266

陪我一起看香江

/ 275

指甲盖儿的魔力

/ 277

那一杯咖啡的味道

/ 280

澳洲行散记

/ 283

故乡情

苗家凹，一个三面环山、一面临沟的小山凹，绿树掩映着七八户人家，皆姓苗，故而得名。

我出生在苗家凹，我整个童年记忆都是以她为背景的。

当我回忆童年时，便会想起苗家凹，便会想起那清澈透明的蓝天，洁白如絮的云朵，便会想起苗家凹的山，想起山上那一群群的羊。羊群并不全是苗家凹的羊群，赶着羊群的也并不全是苗家凹的老汉。只有几个提着粪筐拾羊粪的小姑娘是苗家凹的，其中，常常有我。

在放学后的傍晚，或不上学的星期天，拾羊粪是我童年生活的一部分。跟在羊群后面，有时独自一人，有时结伴。拾羊粪并没有多少乐趣可言，更多的记忆是和伙伴们嬉戏着追野兔、捉蚂蚱、扑蝴蝶；更多的记忆是能看见蓝蓝的天上偶尔经过的飞机。每当飞机从头顶轰轰经过时，小伙伴们都会丢下粪筐跟在后面追上很远，口里叫着：“噢噢！飞机！噢噢！飞机……”“飞机飞机停一停，飞机飞机停一停……”小伙伴们会一起喊，喊得很畅快，很有节律，喊过之后，便有一阵哈哈的笑声，笑过之后，就有人会问：“飞机上的人能看见咱们吗？”放羊的爷爷摸着胡子说：“能，看见咱们和蚂蚁一样。”“那，飞机会拉粪吗？”一个小伙伴怯怯地问。大家都笑了，以后，这个小伙伴便有了个外号叫“飞机粪”。时光过去了很多年，当我第一次坐飞机去广州时，在飞机起飞的时刻，我的双眼溢满了泪水。那个瞬间，我想起了我的童年，想起了苗家凹山上追着飞机跑的拾羊粪的小伙伴。

想起苗家凹，便想起出没在山凹中的那些动物。狼会在晨曦或晚霞中昂着头蹲立在山顶上；狐狸拖着长长的尾巴，找机会逮走谁家的鸡。抓鸡的还有老鹰，张着大簸箕一样的翅膀，一个俯冲下来，一只鸡就不见了。剩下的鸡，嘎嘎叫着，惊得四处乱窜。还有黄鼠狼，一般躲在庄稼地里，也在伺机找机会逮鸡。尽管如此，苗家凹还是养着一群一群的鸡，不用喂，树林中，草丛里，有的是虫子，它们会吃得饱饱的，长得肥肥的，下很多的“生态”蛋。有趣的是，这些蛋不光是下在主人家的鸡窝里，有时还下在房前屋后的庄稼地里，往往是家人到地里干活儿，发现有好多的鸡蛋。或者，一只母鸡会神秘失踪好多天，回来时，身后带着一群小鸡。经常出没在山间地头的，还有野兔和野雉，它们几乎不怕人，常常在离人很近的地方，悠然自得。除此之外，那些叫不出名字的鸟，都长着美丽的羽毛，不敢接近人；那些叫出名字的，和人一点不打生。喜鹊会在你房前的老槐树上喳喳叫个不停；燕子会在你的屋檐下筑很大的巢。小松鼠会在你背靠的树上窜上窜下，一点不胆怯；小麻雀会围在你身边吃你掉在地上的米，一点不客气。近处，啄木鸟在树干上不停歇地工作；远处，布谷鸟在声声催促人们播种。清晨，小鸟唱着歌，叫你起床；夜晚，青蛙唱着歌催你入眠。哦，此刻的我，思绪走了很远。

想起苗家凹，便想起苗家凹的树。苗家凹的树郁郁葱葱，这要归功于勤劳的先辈们。他们把房前屋后种植了大量的树，有杨树槐树椿树，也有桃树杏树核桃树，最多的是耐旱的枣树。这些树把苗家凹装扮得像画中人家。每当春天来临，那蓬蓬勃勃的绿，那一树一树的桃花、杏花，那弥漫的花的香气，似乎把整个苗家凹都醉了。端着碗，坐在树下，就着花香吃饭，听大人们聊着家常，抬头看看那些桃花杏花，心里便期盼着秋天。

我家的院子里，有一棵核桃树，核桃树很高，站在窑顶上就能摘着核桃。院里还有一蓬葡萄架。小时候，站在葡萄架下，看着一串串葡萄由小变大，由酸变甜，由绿变紫，时光在等待成熟的日子里充满喜悦。等待成熟的不仅仅是我，还有邻家邻村的孩子们。苗家凹人一向厚道宽

容，苗家凹常常是孩子们解馋的乐土。他们常常三五结伴来到苗家凹，把背心束到裤子里，把果实装在背心里，肚里肚外都是鼓鼓的，然后才离开。很清楚地记得，一个下雨的傍晚，母亲坐在小木凳上纳鞋底，我和妹妹玩，就听见窑顶上有碎杂的脚步声，依我的经验，知道是邻村的孩子又来摘核桃了，就告诉母亲。母亲头也没抬，轻轻地说：“随他，能摘几个。”我也不当回事，继续玩。不知过了多久，“啪——”一个核桃掉到院子里，“踏踏踏——”窑顶上响起逃离的脚步声，母亲笑了，我和妹妹也笑了。

院子外，右侧，有一棵很老的桑葚树。它很高，高到从来没见过人上去过。它的树干很粗，有一个很宽的裂缝，裂缝里住着蛇。据说是一棵神树。常常见母亲在初一、十五时给它摆一些供品。它是不是神树，我不清楚，我倒是知道它给我带来过无数的福气。因为，在它的旁边是一盘石碾。长年累月，石碾要不停地转，把谷子转成小米，把玉米转成玉米面，而推着石碾转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，尤其是夏天。这棵大桑树是这盘石碾天然的伞，它把太阳遮得严严的，把石碾罩得凉凉的，以至于下小雨都不影响推石碾。不仅如此，放学后，和伙伴们乘着这树荫，环绕石碾做作业；或把书包放在石碾上，一边品尝秋海棠的酸涩，一边开心地玩，也是我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哦，说到海棠树，石碾的不远处就是一棵海棠树。记忆中，海棠总是很酸很酸的，也可能是在它很酸很酸时，我们就开始品尝，以至于到它成熟了，我们已经尝够了它的新鲜？反正苗家凹有的是好吃的东西。

其实，苗家凹最成气候的是枣树，每家每户都有几十成百棵枣树。

秋天，随着农历七月十五那一声鞭响，枣儿便开始成熟起来。那是用草编的一条很长的鞭子，用力一甩便会“啪啪”地响。七月十五这一天，家家户户都会甩鞭子。至今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在这一天甩鞭子。我只记得这样一句话“七月十五甩响鞭，吓得枣儿红圆圈”。也就是从这一天起，枣儿开始从圆圈红起来，苗家凹的秋天也开始热闹起来。起初，是孩子们，从这棵树跳到那棵树，挑先红起来的枣儿解馋；接着就是一

批批邻村三五成群的孩子；再接着是亲戚，今天姑姑来，明天姨姨来，后天舅舅来，直亲的、表亲的、姑舅的、两姨的，反正所有的亲戚几乎都要来，挑大的，挑好的，一袋袋扛着，一篮篮提着，等他们都走了，不来了，家家户户才自己打枣。

打枣就像打秋粮，需要好几天。常常是成人在树上打，孩子们在树下捡，然后一布袋一布袋往家扛。几天下来，院子里，红红的一片；院子外，打秋粮的场子里，红红的一片；窑顶上，红红的一片；所有能摊晒的平地上，全是红红的。甚至院里院外的墙上也是红红的，挂着一串串用针线穿起来的最大最好的枣。那些是枣中的珍品，用于吃粽子，吃凉糕，吃油糕，吃枣饼；而地上晒的这一片一片的枣儿，晒干后，会装入一口口大缸中，除了冬天供孩子们当零食，还要做枣米饭，枣窝窝，枣饼等。我是60后，这个年代出生的人大都有很强烈的饥饿的记忆，而在我的记忆中，饥饿却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，大概，是这些枣伴随了我整个童年的成长吧。

说到枣，就不能不说苗家凹的酸糖枣。这种枣，比枣酸，比酸枣甜；比枣小，比酸枣大。可能是经过多少年的寒暑，枣树和酸枣树天然杂交形成的品种。它们对我的诱惑远远超过枣儿。特别是有一棵树，树很低树冠却很大，上面没有刺，也没见过枣蝎子。它依在一个小沙丘旁，它的树干很低，几乎是一开始长就分了许多树杈，上去容易，掉下来也没危险。我从很小很小，大概是五六岁的样子，就一直在它身边玩，站在树下就可以摘到一粒粒像樱桃一样大小的小酸糖枣。即使绿的时候，它也不涩不酸；当它发白，红了圈圈时，你便可以享受了：淡淡的酸，淡淡的甜，这种酸不会让你皱眉头，这种甜不会让你咂舌头，有一种沁人心脾的仙气渗透你；当它全红时，酸味稍微浓了一些，甜味稍微浓了一些，酸中透着甜，甜中透着酸，这又是一种滋味；当它全红变软时，那又是一种滋味，那酸味似乎离去了，却还留着，那甜味似乎浓了些，却区别于枣的甜，我常常含在口里品尝着，那圆圆的酸枣核儿，“呼——”一不小心就滑到肚子里，没事儿，从来没有肚子疼过。那是一种很美很

美的滋味，以至于我想念家乡时，便会想念它。以至于我常常在市面上高价品尝各类酸枣，没有一粒能与它比美。更有趣的是，这些小精灵是逐渐变红的，同一天你能尝到从绿到红，从全红到变软不同的滋味，而且，你可以连续尝许多天。有一次，朋友请我吃新鲜的荔枝，尝过后，我对朋友说：如果杨贵妃去过苗家凹，受宠的恐怕就不是荔枝了。朋友惊讶地把眼睁了老大，呵呵。

说过苗家凹的树，便想起苗家凹的草。这些草布满在山凹里，房前屋后，田边地头，树和树的间隙，也是满目的绿草。在太阳初升的早晨，常常见一个小女孩，背一个筐，拿一把镰，穿一双胶鞋，走在草丛中。露水把衣裤打得湿湿的，草汁把小手染得黑黑的，那就是我。

对于我而言，割草并不是一件辛苦的事。我熟悉这里的每一片地，也熟悉这里的每一片草。我知道哪里有成片的苦苣菜，哪里有成片的蒲公英，哪里有一团一团的猪叭咋叶子，哪里有一挂一挂的圪喽弯……当然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割猪草不是随便割，要专挑那些猪喜欢吃的、有营养而又无毒的割。有的能叫出名字，有的叫不出，草茎上流着白色奶汁的草是最好的，比如，我们干脆把一种草叫奶草，猪和兔子都喜欢吃。

割草并不是单调的。有时会碰上一簇簇叫不出名字的野花，我会蹲下身，去数它的花瓣，触摸它的花心，有时摘几朵回来给妹妹戴。有时会碰上几个小水洼，水里游着一群群小蝌蚪，我会把它们和水捧在掌心里，尽情地看着他们摆着小小的尾巴，摇着圆圆的头。有时会碰上一个小鸟巢，鸟巢里安安静静躺着几个小鸟蛋。小鸟巢一般藏在地势较高的草丛里，这会给我一份期待和惊喜，我几乎每天要去看一次，直到有一天，小鸟蛋变成肉红色的小鸟，叽叽地叫。一天又一天，终于小鸟长出细绒绒的毛，小小的翅膀也像模像样，可爱极了，真想抱回家。然而，小鸟张着口叽叽地叫，小鸟会饿死吗？等明天吧，明天小鸟会更大一点，这样想着，便依依不舍地离开。第二天，当我急匆匆来到这里，轻轻扒开草丛一看：呀，小鸟不见了，只留下空空的鸟巢。小鸟长大了，小鸟出窝了。虽有几分失落，但并没有不快乐，说不定在另一个地方又会碰

到另一个鸟巢。这时，就有一只黄鹂从我身边飞过，它美丽的羽毛是彩色的。

在我的割草生活中，小动物是我流动的朋友。到处乱飞的蝴蝶，到处乱跳的蚂蚱，到处乱跑的小松鼠，到处乱窜的蛇。当然蛇不是我的朋友，每当它从我脚边吱溜穿过时，我都会起一身鸡皮疙瘩。大人们说，草蛇是不伤人的，可我还是怕它。

想起苗家凹，便想起那几户朴实的苗家凹人。

苗家凹的男人大多在外当工人，每月领着工资，所以，苗家凹的人不穷。留守家里的大都是孩子和女人。

东院的奶奶年纪最大，在苗家凹有很高的威信。她和母亲关系最好，常常帮母亲照看孩子，母亲也常常帮她干些重活，做一些好吃的去孝敬老人。有一个下午，雨过天晴，母亲带我去看老人，老人躺在炕上，一只胳膊红肿着不能动。老人说，刚才下雨，她去接屋檐的水，桶刚放下，响了一声雷，一个红火球飞过来，啪，在她胳膊上响了一声，就飞走了。她自己说，是被龙抓了。这是龙留给我的第一个直接的印象。常常听大人说，不听话、不孝顺的人会被龙抓，而奶奶是个很好的人啊？心里便充满困惑，问母亲，母亲也说不准，后来才明白，奶奶当时是被雷击了一下。

西院的大娘精力最充沛，印象最深的是那双永不停歇的小脚。蹬蹬蹬，走得极快。刚还看见她在地里摘豆角，一抬头，却又看见她顶着簸箕去石碾上碾玉米。或者，刚还看见她打猪草，一抬头又见她在开荒地。也难怪，大娘的孩子多，大伯常年在外面，一家老小都要靠大娘操劳。其实，苗家凹的女人个个吃苦耐劳。

南院的大爹是凹里唯一的一个务农的男人。准确地说，他算是个退伍军人。他光光的头上有三个深深的疤印，那是他当八路留下的。当我们要他讲打仗的故事时，他总是摸着光光的头，摸着深深的疤，呵呵地笑，笑声中充满快乐和自豪。

砖窑里的哑巴哥哥，不会说话，却很勤劳。他总是天不亮就劳作在

田地里，总是呵呵笑着，啊啊叫着，用手比画着和过往的人打招呼。他是我今生见过的第一个聋哑人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母亲是凹里最忙碌的人。这不仅因为她要在田间劳作，要操持家务，最主要的原因是她爱管“闲事”。今天去东家刮痧拔火罐，明天去西家扎扎十指放放阴。凹里没有医生，有个头疼脑热，扎扎手指，放放血；或拔拔火罐，刮刮痧，也就好了。甚至后来，她还学会了打针，成了义务“非法”行医者。不仅如此，谁家婆媳不和了，她要去调解，谁家小两口生气了，她要去和稀泥；还有，今天给这家的孩子做虎头娃娃鞋，明天给那家的闺女做绣花的嫁衣……这就苦了我们，我们常常埋怨她，谁愿意自己的母亲常常不在家啊？不过，埋怨归埋怨，其实，母亲还是常常陪伴在我们身边的。尤其是下雨的日子，或者在长长的冬夜，母亲会把她从小到大看过的戏，改编成故事讲给我们听。一家人围着暖暖的火炉，听着母亲讲那远古的故事，是我记忆中最柔软的部分。母亲在我的心目中既能干，又有一颗慈爱的心，是我今生最敬仰的人。

苗家凹交通不便，通向外面的只有一条很窄的小道，依地势，由高向低。小道只能供一个人步行通过，人多时，比如出去看电影，不用谁下命令，很自然，一路纵队，蜿蜒很长距离。这样的交通，显然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，阻隔了外面的世界，阻隔了现代文明；但，同时也阻隔了现代污染和尘世的纷乱，甚至阻隔了轰轰烈烈的“文化大革命”。

苗家凹像一个深藏闺中的年少处子，清纯，干净，素面朝天却美丽动人；苗家凹像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，静寂，安闲，自然与人和谐共存。

苗家凹，是我永远的故乡，是我永远的梦。

写于 2008 年 7 月 5 日

又回程村

八十年代后期，我家搬离苗家凹，来到离城更近的程村。苗家凹本来就是程村的一个自然村，所以确切地讲，我的籍贯应该是程村。小时候，虽然我居住在苗家凹，但，上学、分粮食、看病，都是要到程村的。1978年我到县城上了高中，后来升学、就业，都在外地，记忆中的程村一直停留在小时候。

今天，我又回到了程村。

曾经很大的村子，如今很小；曾经很青春的面貌，如今很苍老。

早晨，我沿着村间小道向上走，所遇村人并不少，没有谁认得我。自以为还算是熟悉的老人，走过去叫一声“婶婶”，老人口里答应，却是一脸的茫然。不想说父母的名字，只说兄长的名字来诱导老人的记忆。终于，老人有了一脸真诚的笑：“噢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”心中便升腾起丝丝暖意，也回报出一脸感激的笑。

到了村中心，面前出现一个偌大的坑。原本是一个理想的大水库，曾经累倒过无数饥饿的村民。那宏大的修筑场景，至今历历在目。如今，水库没有一滴水，只是一个巨大的废坑，里面堆积着一些垃圾。大坑的存在，佐证着那个疯狂无知年代的存在。

踏着村间小道向上走，脚边是含露的绿草，不觉就到了奶奶庙。这是我当年的学校：山腰上，一座破庙，几间很旧的房子，一口很破的钟；几个朴实的老师，一群憨憨的山里娃。

缓缓拾阶而上，大门半开着，院内堆积着很厚很高的破砖烂瓦，杂